



往事钩沉

加工青贮饲料

梁建军

1974年,我在太原南郊区红寺村插队。到了秋天,村民们忙碌着,大秋作物开始收割,也是给牛贮存青饲料的日子,村里叫贮青。贮青是把带有绿叶子的玉米秸秆切碎放在一个方形坑里,就是青贮饲料窖,青贮饲料填满后,盖上市土发酵,冬天里牛就有了食粮。

白天,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到玉米地里掰玉米。每人挎个筐,负责三四垄,一畦地有两三个人,齐头并进,不能落掉每一穗玉米,那可是庄稼人一年的心血啊。每株玉米上大多结两穗棒子,玉米装满箩筐送到地头,由生产队的马车、拖拉机拉到场上,作为口粮的一部分,分给生产队的社员。剩下玉米的生产队要向粮站交公粮,或作为村集体的余粮储存起来。

秋收是紧张的,有的大秋作物收割以后,还要播种小麦,所以一到秋收就是每天四出勤,吃完晚饭还要出

工,收割已经掰掉玉米穗的秸秆。晚上收割玉米秸秆是两人一畦地。第二天这些玉米秸秆拉回村里,有的卖给农场做青贮饲料。秸秆拉运要快,放的时间长了,就会脱水,做青贮饲料质量就差些。

农场离我们村不远,每年要给奶牛做青贮饲料。村边有农场的一片饲料玉米地,种植密度大,结穗少。但那地里的玉米远远不够,还要购买我们村的一些玉米秸秆做青贮饲料,村里等于“产品增值”,还能“劳力输出”,给农场把玉米秸秆送过去,这也是村里的一项副业。那天,生产队通知,晚上男劳力通宵给奶牛场制作青贮饲料,我们知青跟随农场的卡车和村里的拖拉机搞运输。

奶牛场的青贮饲料窖比我们村里的气派多了,平地上长宽几十米,六七米深,窖底平整,窖壁如墙。窖边灯火辉煌,三四台切秆机“哒哒哒”

地同时开动,有人抱上玉米秸秆传送,有人往切秆机里送秸秆。秸秆连秆带叶切成几厘米后,碎秸秆就被抛入窖中。农场地里的玉米是不掰玉米棒子的,连秆带玉米穗全部切碎,对牛来说还增加了营养。社员们割完村里的玉米后,帮农场连夜收割,我们几辆卡车、拖拉机连夜运输,每辆车上有三四人,跟车装卸。半夜时分,农场管饭,是馒头烩菜,一个馒头二两,每人都要吃四五个,吃了饭继续干。到了下半夜,我们又困又乏,在运输的路上忍不住在车上打个盹儿,不时还有蚊虫叮咬。

朝霞微露时,地里的玉米收割完了,玉米秸秆全拉回来了,青贮窖也满了,上面要盖上遮盖物,再盖上市土,踩实,就大功告成了。青贮窖里的玉米秸秆几周后就会发酵,青贮饲料气味酸香,柔软多汁,适口性好,营养丰富,冬天里,取出来就是奶牛们的美味口粮。



通宵排队买冰箱

彭哲

前些日子,家里用了近10年的冰箱突然坏了,维修是不值得了。于是我和妻子来到家电商场,将旧冰箱折价后,信手挑选了一台三门变频大冰箱,价格不到4000元,买好之后,商家还免费送货上门。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通宵排队买冰箱的情景,不由得感慨万分。

上世纪80年代,家里有电冰箱的人家凤毛麟角。那是1988年的秋末,一天晚上下班后,我听说解放百货大楼第二天要卖一批广州产的“万宝”牌单门电冰箱,心里痒痒的,何不去碰碰运气?事不宜迟,顾不得吃晚饭,揣了个馒头,和妻子赶紧骑车直奔解放百货大楼。谁知,刚到专卖窗口,早有十来个人在那里排队了。既来之,则排之。站立了两个多小时后,感觉有点累了,妻子找来两块砖头和一张硬纸板,做好了“打持久战”的准备,我便打她先回家休息去了。就这样坐一会儿,站一会儿,再原地遛一会儿,不知不觉街头的行人渐渐稀少了,唯有来排队的人多了起来。排队的人虽都互不相识,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,“排”到一起来了,彼此间也开始了交谈,有说有笑地打发漫长的夜晚。为防止加塞,热心的“队友”给每个排队的人还编发了号码。

太原的深秋,寒风萧瑟。下半夜是最难熬的时候,人们个个裹着军大衣,呵手跺脚,原地小跑,以此来暖和身子。我虽然戴着老棉帽,穿着大头棉鞋,但带的馒头不够吃,肚子里响起了饥饿的咕噜声,真可谓“饥寒交迫”。那个年代街头也没有卖夜宵的,只能忍着,又不敢离远了,怕中途“换号”甩掉我。

总算熬到了东方破晓,排队的人足有几百号。有人自知排队无望,愿花钱买排队人手里的号码。上午8点半,专卖小窗的窗口终于打开了,经过一夜十几个小时的苦熬,终于“抱得美人归”。不过,那时是我自己找的一辆三轮车,和妻子一块儿蹬回来的,连包装箱都未曾打开,冰箱是啥颜色也没顾上看。尽管如此,心里仍是美滋滋的,在街坊邻居间有谈资了。

那台冰箱花了近800元钱,相当于我10个月的工资。如今想来,通宵熬夜排队买冰箱似乎有些不可思议,可也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



拾牛粪

周海德

小时候,我生活在南方农村,村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稻田,没有山。家家户户烧水煮饭,全是用稻草作燃料,冬天要想烤火,就得去矿上买煤,或者进山买柴了。

我家劳动力少,在生产队里挣的工分也少,日子过得紧巴巴,哪有钱买煤和柴?母亲怕我们几个小孩子挨冻,一天,她对我说:“仔仔,从秋天起,你放牛时,带上粪筐,看见牛粪就拾回来,我再把它做成牛粪饼,贴到墙上,或者摊到院子里晒干,积聚起来,冬天就可以烤火了。”

“好!”我满口答应。于是,每天下午放学后放牛,我总要背上粪筐,哪边放牛,一边拾粪。有一次,我拾了满满一筐粪,背回家时,身上滴了一身的粪。母亲见了,急忙帮我脱脏衣服,她边脱边说:“你拾进稀牛粪了,粪水全都从筐底漏了出来,以后这种粪不用拾,背回来做不成牛粪饼,反而弄脏衣服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明白了,做什么事都要动脑筋,不然的话,出力也是白费劲。从那以后,我每次拾粪,都要细心区分,干硬些的粪拾回来,稀塌的粪撒到庄稼地里。遇到阴天,或者天气不好时,我还会多带一件雨具,以防下雨淋坏筐里的粪。

真是积米成箩,积水成河。经过一个秋天的努力,晒干的牛粪饼堆了满满一屋檐。看到这黑压压的一屋檐牛粪饼,母亲高兴地说:“今年冬天不会再挨冻了。”

烤火的日子到了,母亲在厅堂支起了火盆,然后把牛粪饼放到盆里点燃,顿时,屋子里暖和了起来,空气中还飘荡着一股牛粪饼燃烧后散发出来的青草香味。我们围坐在暖烘烘的牛粪饼旁看书、写字,感到特别温暖和舒服。

之后,我拾粪的劲头更足了,不管学习任务有多重,也不管刮风下雨,我都坚持拾粪,这一坚持就是几年,直到进城念初中。

这事已过去多年了,但一到天冷,我总会想起那暖烘烘的牛粪饼,它不仅给我儿时带来了温暖和欢乐,更让我懂得:劳动创造温暖,劳动创造幸福。



岁月留痕

梦中的溜溜

张秀珍

儿时喜欢弹玻璃球,我们那里管玻璃球叫溜溜。玩法很简单,就是两个小朋友一人一个溜溜,拉开一些距离,用手弹溜溜,击中对方溜溜就可赢到溜溜。几个小朋友一起玩也可以。记得有时候地面上挖一个小小的圆坑,只要按规定把对方溜溜击打到小坑里,也可以赢到溜溜。

记不得当年是由于自己不张口要,还是由于家里孩子多,大人们不给买,反正只有做梦才能有溜溜。真想有个溜溜球啊。

儿时总是做这样的梦:我走在一条马路上,看到马路上到处都是溜溜,而且都是彩色玻璃球溜溜!五彩缤纷的溜溜让我看得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。捡溜溜!衣服口袋先装满,然后裤子口袋也装满,最后两只手里也抓得满满的。梦里总是开心不已,奇怪的是马路上从来没有任何汽车、自行车什么的,也没有任何一个人。只有我一个人,多多的溜溜球我捡也捡不过来。当然梦醒以后的失落感就不说了。

这个美丽的梦,我经常梦到。同样的梦境,儿时梦,少年时梦,青年时梦,一直到现在,老年的我,还会做这个美丽的梦。感觉它一直伴随着我。

忙碌的秋日

杨晋龙

从前,每逢秋天,居民们便开始忙碌起来。东山拉土,西山买煤,全家男女老少全上阵,开始打煤糕。院里空地占满了,就到院外街巷空地上。那段时间,院内院外,满地铺着煤糕。煤糕打好后,最怕下雨天,如果下起了雨,大人们使用油布、油毡之类能遮雨的遮盖在上面。此外,还忌煤糕被踩踏,尤其是小孩子们蹦来蹦去,常常踩在煤糕上。记得父亲拿个小板凳一整天坐在旁边,防止刚打的煤糕被人踩踏。

煤糕晒干后,摆在窗台下,实在没地方了,索性搬回家,塞在床底。

煤糕打好了,接下来是储存大白菜,除本地白菜外,还有从北京、天津运来的。那时菜铺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,人们用麻袋,一袋一袋往家里扛,然后晾在窗台上。记得上世纪60年代,院中间挖了个防空洞,防空洞久弃不用,倒成了院里居民储存大白菜的地窖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每到深秋时节,我们悠闲地等待冬日的来临,从前那忙忙碌碌的秋日景象,只能停留在记忆中。

